《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陈水华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重磅品荐

宋画里自在娇莺恰恰啼

王小柔

每次在博物馆看到宋画的时候,我都会停留很久,惊叹于古人能把花鸟画得如此细致,那不就是中国古代的博物画吗?我心念念想做个选题,把古画中的鸟和目前能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鸟做个对照。这个计划产生不久,我就发现了一本书——《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作者陈水华把我想做的事做完了,而且还做得那么漂亮。陈水华是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博士、浙江省博物馆馆长。他用自己的学识把历史和鸟类学完美结合到一起。可以说,这是一部突破性地解读中国画的图书。

这本书打开了一个窗口,给予我们管窥宋画的机会。原来我国古人对动物,尤其是鸟类的辨识,早已有深厚的基础,且物种可辨识率居然高达88%。宋代花鸟画家,不仅描绘身边熟悉的鸟类,如麻雀、喜鹊、鸳鸯、八哥、珠颈斑鸠、白鹭、环颈雉、暗绿绣眼鸟、黑枕黄鹂、绿孔雀、红腹锦鸡、丹顶鹤等,还大量记录了偶然闯入视野的、包括猎捕中遇到和野外观察到的鸟类。画家对这些鸟类很可能并不熟悉,甚至并不认识,但仍将其认真地记录了下来。此前,我很难想象,像白额雁、花脸鸭、红腹角雉、楔尾伯劳、鹌鹑、灰椋鸟、丝光椋鸟、蓝喉太阳鸟、灰鹡鸰、北红尾鸲、领雀嘴鹎、黄腹山雀、蓝冠噪鹛、橙腹叶鹎、白眉姬鹟、黄眉姬鹟、黑头蜡嘴雀等鸟类会出现在宋画之中。这些偶然记录的鸟类占了宋画鸟类相当大的比例。

在我国绘画发展史上,宋代被视为写实主义登峰造极的时期,既不是指线描人物,也不是指水墨山水,而是指花鸟。如果要推选宋画的代表,应该首推花鸟画。花鸟画从五代至宋横空出世,完全描摹自然,其写实程度至今仍可与自然一一观照。任何静止的画面,均是连续画面的瞬间。宋代花鸟画工细、华丽、写实的程度,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也最符合宋代的精神特征和形象气质。

书中,作者熟练运用丰富的文献知识储备,详细讲述每位画家和每幅画作的历史背景,文字通俗而生动,带领读者打开阅读宋代花鸟画的大门。以风格、道统、法度、传承四个章节的安排,构成了宋代花鸟画绘画史。

本书从宋代花鸟画微观宋代博物学,打破了科学和艺术的壁垒。从国际濒危到寻常鸟类,都能在宋画里看见。书中将画作中的鸟类和现实的鸟类照片做比对,指导读者去认识鸟类,并且借助这本书回到1000年前,去观察、体会博物之美。在这里,博物与艺术相遇,科学与美学统一。俗话说"一页宋纸,一两黄金",为"纸寿千年"所限,宋画存世稀少,从宋代流传下来的花鸟画每一幅都弥足珍贵。此外,存世宋画流传分散。令人惊叹的是,这本书收录宋代花鸟画174幅,遴选其中精品68幅,并配有精彩插图200余张,我们可以据此深入宋代的花鸟世界。

书中以宋代花鸟画中的鸟为观察中心,扩至植物、环境、气候,展现宋代博物学的面貌。以博物学为尺规,反思中国画中写实和写意的真实内涵,进一步讨论宋画的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矫正和廓清了历代画论中语焉不详或自相矛盾的地方。

说到鸟,如果往前追溯,鸟类名称最早集中出现在《诗经》中,这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共305首,多为民间歌谣和祭祀乐歌。其中59首提到了鸟类,涉及鸟名31种。包括我们今天熟知的鹰、鸢、鹳、鹤、鸨、鹭、凫、雉、鸠、鹑、鹊、鸳鸯、鹪鸹、鸱鸮等,还包括两种神话鸟类,即凤凰和鸾。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书中和鸟有关的部首包括"隹""羽"和"鸟",其中收录"隹"部首39字,"羽"部首38字,"鸟"部首115字。当然,这些字不全是鸟类名称,也包括描述鸟类特征和行为的字,如雌雄、翱翔、鸣等。被认定与鸟类名称相关的字共140个,其中有些是双字名,如鹡鸰、鸳鸯、鹦鹉和鸲鹆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为系统全面的博物学著作,据考,其中涉及鸟类76种。

清康熙、雍正朝宫廷画家蒋廷锡曾绘制了一套《鸟谱》,今已失传。乾隆十五年(1750),朝廷令余省、张为邦等又重新绘制了一套《仿蒋廷锡鸟谱》,共12册,第一至四册随大批文物被运至台湾,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五至十二册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套《鸟谱》又名《清宫鸟谱》,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全的鸟类图谱。

如果宋画能够全部保存至今,相信其中的鸟类种类及其描绘的精确度和传神度,完全可以编录一部《宋代鸟谱》,那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伟大的一部博物学著作了。

南宋李迪《雪树寒禽图》(上海博物馆藏)

总之,《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是第一部鸟类学家解读宋代花鸟画的跨界之作,更是当代博物学与中国画学之间一次别开生面的互鉴,使读者充分领略到宋代花鸟画的工致妍美、清新灵动,更时时惊叹于古人对自然万物的精微体察与深刻观照。在这"形理两全"的艺术背后,是画家们对世界的一份诚意,更是中国艺术界名物、博物、格物的伟大传统。

在·线·阅·读

花鸟画的起源

在早期人类心目中,鸟类因能自由飞翔,离天最近,被认为是一类能够沟通天地和神灵的动物。鸟类又常和太阳联系在一起,成为太阳崇拜的象征。对于兽类,人类的感情比较复杂,既是抗争的对象,又是食物来源,因而敬畏参半。而对鸟类的感情,则相对单纯,崇拜和喜爱的成分居多。

在我国,鸟类形象最早可见于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象牙蝶形器中。器物的中部,绘制了一个太阳纹的图案,两侧各有一只鸟类的纹刻形象,鸟喙尖利带钩,状若猛禽。此外,还有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中,描绘了一只鹳鸟捕鱼的画面;商代妇好墓出土的4000年前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玉凤,被认为是最早的神话鸟类凤凰的形象;2000多年前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鹤,既体现了逼真的写实功力,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当然,鸟类艺术形象真正普及并进入大众的视野,还是在花鸟画出现之后。

中国传统绘画可以大致分为三科:人物、山水和花鸟。这是单就题材而言的,并不涉及技法。然而,因题材的不同,在技法上也逐渐呈现出差异。比如人物突出线条,山水注重水墨,花鸟偏倚色彩。

三科的确立,应在宋代后期,或者是宋之后的事情。因为北宋《宣和画谱》还是将藏画分立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个门类。当时,各门类的发展,已经不均衡。道释、人物、山水和花鸟呈现出明显的鼎足之势。随着发展,道释和番族归入人物,宫室归入山水,龙鱼、畜兽、墨竹和蔬果归入花鸟,于是三科确立。花鸟这一题材,一开始,也只是人物画的装饰。作为独立的画科,应该萌芽于南北朝时期。

边鸾(生卒年不详)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花鸟画家,在中唐德宗时曾任右卫长史。边鸾擅画孔雀。据《太平广记》记载,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新罗国进献来一对孔雀,能舞,皇上宣召边鸾在玄武门画孔雀。

一只孔雀画的是正面,一只画的是侧背。翠绿的孔雀羽毛灿烂生辉,尾羽更如同点缀了金银首饰一般闪亮华美。"穷羽毛之变态,奋春华之芳丽",除了技法娴熟,设色精美,边鸾对花鸟画的贡献,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花鸟的题材。据记载,边鸾擅长画花鸟、草木、蜂蝶、雀蝉。《宣和画谱》收录边鸾33件作品,除了孔雀,题材还包括鹧鸪、鹌鹑、鹑鸽、鹪鸼、白鹇、鹭鸟、猴鼠、芭蕉、牡丹、梨花、桃李、木瓜等。可以想见,边鸾的实际创作内容,远不止这些,已经涵盖了花鸟画的多个方面。二是发展了花鸟画的"折枝"画法。所谓"折枝",是指画植物花卉不写全株,只选择其中一枝或若干小枝入画。"折枝"花鸟的形式在中唐形成,不知是否首创于边鸾,但一定是边鸾发扬光大,从而声名远播的。五代时,"折枝"画法已较为普遍。及至宋代,已成为花鸟画最常见的构图形式。

如何抵达诚与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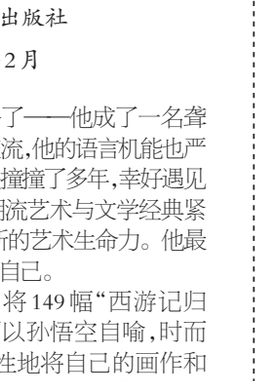
王安喆

当作家访谈成为文学"破圈"、走向大众的时代利器,大众却又乐于对这个"最擅长虚构"的群体抱有最热情的怀疑,并在余华"作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80%的话是不可信的"等"出圈"作家言论中释然一笑。与此同时,当代文学批评者、研究者在享受作家访谈带来的现场红利与史料积累时,又不得不提醒彼此保持专业性的警惕,以免落入作品之外的叙事陷阱。访谈,作为一种有问有答的非虚构文体,天然地被寄予了以真诚对话抵达真实内心的厚望,却因受访者与语言的特殊关系,遭到关于诚与真的质疑。因此,当我们自舒晋瑜《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中感受到直抵人心的真诚时,惊喜也会伴随着怀疑。我们感受到的真诚注定是不可靠的吗?作家访谈难道注定无法抵达诚与真吗?

想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质疑的起点。如果书中的三十位女性作家与我们对坐而谈,我们最想要的诚与真是什么?是请她们讲述严格遵照客观现实的人生回忆吗?是请她们如实说出创作生涯每一个阶段的所思所想吗?答案是否定的。人的记忆远没有如此强大的还原能力,每一次记忆的唤醒都注定是对记忆的一次修改,使记忆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自我。更何况,作为公众人物的作家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将落入历史、时代和社会关系织成的巨网之中,影响自身形象的塑造与社会角色的扮演,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她们无死角地暴露内心。因此,当我们对访谈提出质疑时,也许并不确定我们追求的是怎样的诚与真。

"实际的感情""内在的自我"难以定义和把握,因此在现实中,真诚往往流向"正确地履行一个公共角色"的道德考量。三十位受访者的社会角色是作家,也是女性。想做到读者所认为的真诚并非难事,她们只需要迎合人们对女作家的认知,讲述写作之路的心得,并流露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但"扮演"真诚却违反了真实这一更加难以实现的原则。

舒晋瑜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径,通向作家访谈的诚与真——对于文学而言,重要的不是事实是否客观,而是叙事如何建立。带着"认识你自己"的使命降生,每一位女性作家都在努力建立关于自己且忠于自己的叙事。而在她们对面倾听的舒晋瑜,扮演的正是一位极富经验与诚意的叙事设计者和建筑师。从童年讲起,舒晋瑜已将所有可能接近作家真实自我的建筑材料一一备齐,提供一幅基于作家创作生涯与人生经历的个性化设计蓝图,将筛选和建筑的主动权移交作家,同时不放弃将作家向着真诚引导。从父母的言传身教、阅读的潜移默化、土地的血脉相连、孩子对母亲的改变,问到处女作的发表、创作之路的艰辛、当下的生活状态和对理想生活的期待,舒晋瑜太清楚如何提问能够唤醒一位女性对自我的真诚探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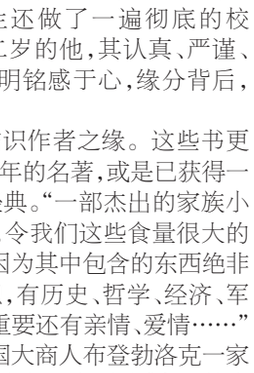
《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舒晋瑜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尤为可贵的是,舒晋瑜从不给作家设置"女性"的限制。"在我的心里,作家不分男作家、女作家,只有好作品、差作品。"打上女性主义烙印的林白可以代表女性,"在'女'字上做文章像登珠峰一样难"的迟子建同样可以代表女性。舒晋瑜也没有给作家设限。"请接住他,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霍达的深沉母爱昭示了作家对作品的呕心沥血;"我爱娃娃,为了娃娃,我像个旧式女人,一夜一夜地用针线为自己心爱的人缝制衣服",陈祖芬的童真童趣意味着作家可以是母亲,也可以是孩子。甚至,她也没有给真诚设限。读者既能感动于张抗抗"愿这世上一切诚实坦白"的真诚,也会对残雪"(单纯)是表面的,伪装的。我是很复杂的"肃然起敬——不仅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深邃的精神都需要一个面具(尼采语)",更是因为,还有什么比告诉读者"我戴着面具"更真诚的自白吗?

舒晋瑜对诸多限制的打破,女作家对自我的真诚探索,形成了一股合力,重塑着社会对女性作家角色的期待。比起对客观事实的刨根问底,她们共同构建的叙事才是真正带领她们通向真实自我的通道。作家的真实自我往往就隐藏在毕生的作品之中而不自知,好的作家访谈正是对作品叙事的延伸与转化,是提供一个他者视角,让作家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实现自我重述。基于此,作家也会更加有底气地拿出自己定义的真诚,献给她们自己,进而通过舒晋瑜献给读者。正所谓"对自己忠诚,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与书交织的一生

张家鸿



《书梦重温》,汪家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在《书梦重温》这本书中,作者汪家明或身为读者,或身为出版者,更多时候兼有读者与出版者的双重身份,讲述了一本本书从无到有、从创意到成书的过程,也讲述了这些书如何与他遇见、如何与内心碰撞的点滴,展现了其与书交织的一生。汪家明的叙述平淡如水,却自有一种感染力,令读者如同置身书香环绕中,沉醉不知归路。

有的书是汪家明和作者合作出版的,如叶至善先生的散文集《舒适的旧梦》背后即有一段特殊的编写之缘。收到出版社寄去的校样后,不到十天叶先生即把书稿寄回。"只见上面贴满了要加的图片,而且根据图片的位置,算准了字数,另排了位置和页码,甚至连书眉都做了一丝不苟的调整。所有改动都用细小规整的文字标明。"除此之外,叶先生还做了一遍彻底的校对。彼时已八十二岁的他,其认真、严谨、科学、智慧令汪家明铭感于心,缘分背后,是深深的受益。

有的书未有结识作者之缘。这些书更多地指向传世千百年的名著,或是已获得一代代读者认可的经典。"一部杰出的家族小说,正如一座宝库,令我们这些食量很大的嗜书者享用不尽,因为其中包含的东西绝非一般小说可以比拟,有历史、哲学、经济、军事、地理、文艺,最重要还有亲情、爱情……"可以看出,写尽德国大商人布登勃洛克一家四十年间从繁华到衰落之变迁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以及作者托马斯·曼在汪家明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书中对孙犁晚年作品的提炼,可谓精确。"他以叙述的方式描写,以叙述的方式议论,以叙述的方式抒情,总是那样从容、矜持、高雅,表现出很高的修养。很多人读孙犁的作品,都是首先被他的语言所吸引。"由此可知,《书梦重温》是汪家明的阅读史,亦是他的成长史。历史上的名家或人生路上的前辈,一点一滴的启发都在教他如何做出版,更教给他如何做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

热情与冷静,是汪家明身上同时拥有的特质,二者不可偏废。否则感动过许多读者,且在出版史上占有一定分量或成为显著标签的一册册好书,绝不可能应运而生。热情是他爱书的流露,冷静体现的则是出版家的专业水平。跟着他在书籍的海洋里悠游,读者不可能不动心,进而心生感叹。

《书梦重温》如同由汪家明发起,叶至善、姜德明、马大正、张洁、沈昌文、张炜、孙犁、冷冰川、齐白石,以及来自异域的法捷耶夫、雨果、托马斯·曼、小仲马、冈察洛夫等人共同参与的书的跨时空盛宴。热情待客的汪家明总是在场的,分批到来的客人各自携带"礼物"。今日与张洁谈《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明天听叶至善讲述《父亲长长的一生》之写作往事,过一阵子与姜德明交流《书坊归来》之点滴,听鲁迅谈晚年搜集画册的诸多过往。打开一本书,如同走向历史深处,走向无穷远方。

一本书的出版并非小事,书的内里与外延会荡漾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涟漪。论及范用编纂的《存牍辑览》时,汪家明写道:"那种人与书的难以割舍,编者与作者之间的相濡以沫,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书写者展开在纸上的丝弦一样颤抖的情愫和思绪,让人感动而又感慨。"这句话说的是范用,何尝不是汪家明自我心境的写照?与前辈范用一样,汪家明也是肩负文化梦想、在一本本书籍中寄托着情怀的出版人。

小柔荐书

守住理想图书馆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杨素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年1月

作者杨素秋是苏州大学文学博士、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公共阅读推广者。2020至2021年,她在政府挂职期间主导建设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

接手时,图书馆建在地下,墙皮破损、电线裸露。时间短(6个月),人手少(两个人),且要用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建设好这座区图书馆。从装修到购书,杨素秋求助了各方朋友。她要选出1万种图书来,不承想,书目的选择触动了各方利益,一场"书目保卫战"就此拉开帷幕……最终,她用文人的坚守甚至抗争,守住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图书馆"。

以热爱成就不屈自我

《画西游记的男孩》

陈建周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2月

三岁那年,陈建周的世界忽然变得安静了——他成了一名聋人,听力残疾等级一级。由于长期无法正常交流,他的语言机能也严重退化,残疾等级也是一级。他在沉默中跌跌撞撞了多年,幸好遇见了自己的毕生热爱——画画。他用画笔将潮流艺术与文学经典紧紧连接,让《西游记》这一文化符号焕发出全新的艺术生命力。他最爱画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画的也是不屈不挠的自己。

本书中,作者以本人的经历为主线,将149幅"西游记归来"系列中的高光作品贯串起来。他时而以孙悟空自喻,时而从观察者的视角洞见孙悟空的B面,创造性地将自己的画作和人生烙印巧妙融合,终以图文并茂的生动视觉形式,呈现出一个"画西游记的男孩"仿佛西天取经般不同于常人的成长、成名励志故事。

历史学术的传承

《温故与知新:荣新江序跋二集》

荣新江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4年1月

本书作者荣新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书中内容集中于敦煌学、西域史、中古史、丝绸之路研究等领域,涵盖了语言学、图像学、文献学等学科,共收文章60篇,从妇孺皆知的马可·波罗到信手勾勒的学术史,融中西文化于一体,集传统创新在一身。

本书所收序跋原已单独发表或出版,现以各自出版时间为序编为一册,既能见出作者治学的深度与广度,又能看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其中不乏学林掌故,兼有书目之用。

人类未来的想象与思考

《装置》

【英】J.O.摩根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年1月

在一个架空的未来世界中,人类发明了一种可以隔空"运输"人或物品的装置。但一旦被运输,这些人或物品很快就会失去其本质,虽然看起来和从前一样,但使他(它)们成为他(它)们自己的特征却消失了。几千几万次运输之后,曾经熟悉的世界慢慢被替换成另一个版本,生活在其中的人却浑然不觉。偶尔洞察到真相的人会闪过一缕不安,但还没有来得及停下思考,就又被时间的洪流裹挟而去。

在一个只关注进步的世界里,那些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事物——记忆、恐惧、爱、矛盾、死亡——将会变成怎样呢?十一个关于时空传送装置的故事,讲述了现实与未来的相会、诗意与想象的交融、人性与科技的碰撞,让读者思考以丧失人类本质来换取物质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是否值得,也适合每一个关心人类文明未来图景的人阅读。